

# 關品方：柳暗花明 存乎一心

## ——略論香港的未來

【明報專訊】下周一，李飛將到香港向我們解釋人大常委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框架決定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，框架估計將會是太嚴格了點，不夠寬鬆，好像中央信不過港人會選得出中央信得過的特首。事已至此，夫復何言。激進派將會怎樣反應？是不是真會佔中？會否發起不合作運動？局面能否收拾？發展下去後果會怎樣？對香港有什麼壞影響？這一系列問題應如何解讀和應對？現在看來，還看不大準，言之尚早。

過去一段時間，代表沉默大多數的中間派，提出好些折衷方案，希望在窄縫中尋找出路。現在看來，有點落空，尚未成功；搖首嘆息，還須努力。語云：山重水復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從樂觀的角度來看，香港在爭議不斷的過程中，逐步加深對當前一團矛盾的認識，深層次的對抗益發暴露，或許對未來解決問題有好處。

政改方案當然要繼續討論，民主當然要繼續爭取。問題是：香港的未來在哪裏？

中港的關係，從來不是對等的關係。事關國家主權（一國），中央是寸土不讓的。這點香港人現在大都明白，但未必真正懂得其中的厲害關鍵。當前國際形勢在起大變化。中國的綜合國力冒起，改變區域格局。在環球政治博弈的狀態下，中央似有一套對軍政大局更深遠的看法，憂慮國家安全，蓋過了香港的特首普選，故不存在中央對香港人本身信得過或是信不過的問題。至於管治模式（兩制），簡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吧，在歷史的長河裏是互動發展的，也不存在兩種主義之間對抗永恆不變的命題。10多年前，還說井水不犯河水；現在有白皮書，對兩制已有新的解讀。

2047年以後，要麼維持現狀多些年，視乎屆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局面，更有可能乾脆取消兩制，香港變成一個直轄市，或與深圳融合成爲深港地區，與廣佛地區和珠澳地區互動，整個珠江三角洲發展成類近北加州灣區的區域經濟體。至於政治體制方面，筆者不願做過多的無謂猜測。到2047年，中國大陸如果還是一黨專政，可能已有它長期存在的合理性；或許有多個派別放到桌面上運作，理性互動，慢慢走出一條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來。

風物長宜放眼量。我想，是時候呼籲建制派和泛民派的朋友們都停一停，想一想了。最近筆者留意到有一篇文章，談香港該何去何從，寫得挺好。如果回歸17年來，我們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，最終能有什麼好結果，那就是政制發展和政治改革的爭論，給了我們契機，深入反思香港的過去，正視香港的現在，和制定香港的未來，這樣一個群眾參與的機會。這是一個必經的民心凝聚和民主回歸的過程，不

得不坦然面對。話說得徹底一點，當前就是要梳理這一團理不清的矛盾，你不面對也不行。

溝通是唯一正確態度

現在是我們擺脫意識形態羈絆的時候了。戰後以來，兩種好像互不相容的主義，事實上在互相學習，互相衝擊，互補短長，不斷修正。這個挑戰與回應的過程，到現在還在緩和與激烈之間徘徊轉進。我們應該拓寬視野，把香港放到全球的視野上來。本土的思維顯得狹隘，無助香港維持它的國際地位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，我們必須懂得怎樣和中央好好相處。我們只能有的，唯一的正確的態度，就是對話和溝通，是尊重和誠懇，而不是對抗和頂撞。我們只能有的，唯一的基本的態度，是真心地希望國家的平穩持續發展，這樣香港才有真正的出路。我們離不開中國這個母體；除非如李光耀所言，把香港拉到太平洋去。

有這個正確的認知，良好的願景和務實的態度，我們香港人自己才能真正理解香港的根本利益，才能真正掌握香港的發展方向。

地緣政治視野的思考，有助我們理解香港本土的世界性。這樣我們才能夠避免意識形態的對抗，擺脫二極的思維。香港人不能簡單地把自己歸結為擁護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，認同或者對抗中國政府。如果只是一面倒的擁護支援，等於放棄發揮香港特有的優勢和作用。相反，如果永遠只看到一個負面的中國，凡事都對抗和對立，最終只會停留在反對一黨專政、打倒港共、驅趕蝗蟲、平反六四等層面上，甚至提出香港獨立等益發偏激的口號。如果我們事事都扯到反對共產政權這上面去，就永遠沒辦法宏觀地、客觀地定位香港。老實說，世界上不少政客爲了勝選和爭取表現，所推銷的就是反對建制、爭取權利、仇富媚貧、激化矛盾、製造對立、你錯我對、競相出位——放眼全球，到處可見，離不開就是這一套。

幾年前，香港大學在紀念建校 100 周年的時候，帶動了一批學者在歷史中回望香港的世界性。筆者在皇仁書院肄業 7 年。當年的校長是一個英國人、歷史學家。他寫的書，我們用來做課本。香港開埠以來，一開始就已經很世界性，是全球航線交匯的樞紐，是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之一。這就是歷史定位。當年的中央書院（即現在的皇仁書院），1862 年創校時，據說學生超過 12 個國籍，除了華人和歐亞裔之外，還有英國人、意大利人、希伯來人、德國人、日本人、穆斯林人、葡萄牙人、美國人、菲律賓人、印度人、帕西人等，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學校。一部香港本土的發展史，就是不折不扣的國際史。香港這彈丸之地，鮮活地說明香港的多元性和世界性，同時它又和中國的現代發展密不可分，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起過積極推動的作用。同樣是從所謂本土主義的出發點，國情教育應該着眼在中港之間歷史上的互動關係，以至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的作用，而不是關起門來，排斥外人。曾幾何時，自由開放、互相關懷和同舟共濟，是我們引以爲傲的處世態度。香港人應更高瞻遠矚，具國際視野、包容溫厚、接納他人、互助互愛、擁抱轉變。這才是我們老一輩的香港人所熟知的獅子山下的精神取向。

柳暗花明，存乎一心。我想，香港人要平心靜氣。回顧過去，展望未來，我們毋須強調殖民主義如何完美（或醜惡），也不用對資本主義過分熱中（或批判），更無謂對共產主義咬牙切齒（或推崇備至）。我們要警惕的，是口號式空頭政治的兩極化非黑即白的危害。香港的自由來之不易，但同時要充分醒覺到，外部環境和國際勢力也會利用香港這種特殊的自由。香港的世界性和地緣政治的敏感複雜性，就在這裏。這是我對愛國愛港的開明而實際的理解。

### 佔領中間政治光譜

對中國而言，一個多元的、世界性的香港，能夠推動現代中國的發展。香港有很多優點可供內地借鑑。如果沒有前述的正確態度，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，我們討論再多，也只會淪為各說各話，而且漸行漸遠。其深層原因，是我們未能擺脫意識形態先行的思考模式，因而離題萬丈。沉默大多數的中間派，大都願意看到民建聯或民主黨能夠朝政黨政治的方向走，希望它們有朝一日能夠成為執政黨，帶領香港處理好和中央的關係，有一個正確的國際視野，有一個清晰的環球願景，同時為國家的民主自由，繁榮富強及平穩發展添磚加瓦。

香港的未來在哪裏？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，要對準香港的多元性和世界性，同時要站穩中國人的立場。如果老是堅持英美價值體系（殖民史觀、資本主義），或老是站在民族價值立場（愛國史觀、國家主義）來看香港的問題，卻未能反思更深層的核心價值和梳理更前瞻的普世價值，那就無助真正理解香港的出路，而只會加深社會內部分化和擴大矛盾，甚至撕裂香港。政黨要有執政的胸襟和準備，要爭取沉默的中產中間派大多數，佔領中間政治光譜（是另類「佔中」），同時要容許兩極的偏激人士有發言空間。

言盡於此，筆者短期之內不會再寫。

作者是香港大學名譽教授、13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